大公報
園地公開　文責自負　電郵：1902news@gmail.com　傳真：2834 5135　責任編輯：曹宗興
2019年6月26日　星期三

炒作所謂獨立調查意欲何爲？

港事港心

王曦煜

繼「民陣」要求成立所謂獨立機構調查警方懷疑濫權行爲後，近日再有監警會前委員聯署，回應並支持「民陣」的倡議。一時間，香江輿論場上迅速催谷出一股輿論聲音，要求成立所謂的「獨立調查委員會」，目的是調查警方在修例風波中的「懷疑濫權行爲」。

應該看到，儘管這股輿論聲音不斷強調：呼籲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目的並非單單針對警方，亦並非要取代現行的投訴警察制度。事實上，棄用現行的投訴機制，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警方懷疑濫權行爲」，正是這批人的訴求，也是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主要目的之一。

既然已經事先預設了委員會的「主題與任務」，明晰了調查對象，那麼所謂的並非單單針對警方，無意拿前線警務人員「祭旗」，就是蒼白無力的狡辯和謊言。

最可笑的是，竟然還有人將「維持執法者的公信力」作爲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好處，簡直就是侮辱包括筆者在內的普羅大衆的智商。懷疑濫用警力要求調查追究的是他，棄用現行投訴警察機制，推翻機制可信度的是他，最後大搖大擺佔據道德高地，自稱維護執法者公信力的，還是他。這樣的政客可謂將無恥演繹到出神入化的境界了。如果仍有人一廂情願地抱持理想主義精神，相信被預設主題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及相關結果報告對當下的局勢有正面作用，那不知是其人太過天眞，還是太過幼稚。

混淆視聽預設調查主題

可以預見的是，不論其口中的獨立調查委員會成員分布如何，成員認受性如何，最後調查結果都必須服務「警方濫權」這一主題。否則，現下這批大力鼓吹炒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人，不會接受與預期相左的調查報道結果。屆時，諸如「黑箱調查」等的指控，又將挑起新一輪的紛爭，且劍鋒直指特區政府，相關攻訐可能更盛，社會撕裂更盛。

有人打着「平息社會紛爭，縫補社會撕裂」的幌子，炒作所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倡議，實際上還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所凸顯的無非還是政治籌謀和訴求。《逃犯條例》修訂不論是用暫緩還是其他字眼，結果都是修例已不可能再推出。但「民陣」及反對派卻不依不饒，提出的一系列訴求，包括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追究警方開槍責任、不檢控及釋放示威者等，已經跟「修例與否」沒有多大直接關係了。這些聽起來似是而非的訴求，其實就是不停將火頭延伸至不同的爭議性話題上，不斷刺激社會引發紛爭和撕裂。顯然，「民陣」及反對派心心念念還想得到更多。但四處燃點火頭，挑起爭端，令社會撕裂更盛，他們倒是夠本了，但香港社會呢？香港人呢？

警察是維護香港法治的基礎

焦點評論

顧敏康

6月12日反對派的抗議活動升級，出現了政府宣布的暴動。暴力示威者衝擊立法會、襲擊警察，拉開了破壞法治，擾亂社會的序幕。之所以會出現「佔中」和旺角暴亂後的大規模衝擊行爲，從表面看，似乎與政府施政欠妥和執法疲軟有關，但這應該不是唯一的原因。更深層次的原因與境外勢力深入干預和推動密切相關。誰都知道美國等西方國家利用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打擊政府威信，搞亂香港，尤其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在G20與美國總統特朗普會面之際，爲美國政府增加談判籌碼。

以美國爲代表的西方國家此次從背後走向前台，對政府修例干預之深，規模之大，實屬罕見；美國國會衆議長佩洛西近日更對媒體歪曲「一國兩制」現狀，妄稱「香港的遊行示威是一道風景線」。她說得浪漫，實際上是在煽風點火。而香港反對派也是全力配合，煽動炒作，不斷醜化和攻擊修例，將許多年輕人推入「火線」，全面發起圍攻和癱瘓政府的行動。毫無疑問，香港治安和法治秩序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破壞，在這危急關頭，如何依法果斷處置暴徒，恢復社會安寧，是考量政府管制能力的必然命題。

堅定執法絕不妥協

政府宣布暫緩修例是一種政治妥協，也利於平息社會矛盾。但在反對派眼裏，這是「變天」的良機，所以才會出現一連幾日出現連續包圍政府總部和警察總部的行動，目的是強迫政府爲涉嫌刑事犯罪者「平反」，進一步打擊政府的管治權威。就連經常「告洋狀」的前高官陳方安生都不顧身份，叫嚷要特首特赦所有6月12日可能干犯刑事行爲的人士，特別是可能被檢控暴動的被捕人士，日後可能被檢控的人士，以及在執行任務時可能被發現使用過度武力的警員。這種看似「各打五十大板」的說法，其實就是企圖混淆事實，顚倒是非，爲涉嫌刑事犯罪者開脫罪名，進一步抹黑警察。香港警察文明執法，舉世聞名。警察使用適當武力對付激進示威者，何罪之有？在陳方安生嘴裏，卻變成了過度使用武力！

暴力示威者是否構成刑事犯罪，可以看表像證據。面對暴力示威者手持自製長矛，鐵支和磚塊進行攻擊，警察依規執法有錯嗎？電視直播可以爲證。面對遊行示威中出現的大量違法暴力行爲，警方一再警告，且使用最低限度的必要武力拘捕違法者。筆者反而認爲，與美國、英國、法國等西方國家對付暴力示威者相比，香港警察過於克制，應該提升武力。否則，社會治安無法有效維護，法治權威無法有效建立，示威者會更加激進，社會危害更大。

反對派不要再倒果爲因，將警察執法說成是暴力示威的原因。如果政府爲涉嫌刑事犯罪者「平反」，那香港的法治就徹底完了。而政府爲了維護法治秩序，更應該慰問警員和堅決支持警方執法。

反暴反恐勢在必行

在筆者看來，暴力示威者已到了失去理智的地步，當看到那些人圍着前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女士，對其極盡污辱之詞時而孤立無援之景，筆者感到無比憤怒；當看到這些人揚言要逼死警察子女的恐怖行爲，筆者感到香港一定要執行《反恐條例》了；當看到反對派爲了自身的利益，可以顚倒黑白，指責警察「過度使用暴力」時，筆者更理解爲什麼他們被說成是與外國勢力勾結亂港的禍手。

香港是法治社會，沒有人可凌駕法治之上，誠如何君堯議員所說，當日究竟誰人參與暴動，違反了法律，應由警方調查，再由律政司決定是否提出檢控，有否涉及犯罪，法庭自會給出公道。相反，反對派提出的無理要求，比如要求警方釋放被捕人士，向公衆作出道歉等，不單只是對香港法治的蔑視，更妨礙了司法公正，助長犯罪分子橫行，如果應允，香港的社會秩序和治安將會徹底崩壞。

上帝要其滅亡，必先令其瘋狂！這就是香港暴力示威者的現狀。筆者呼籲廣大市民站出來支持政府嚴肅執法和恢復秩序，否則，包圍稅務大樓、擾亂民衆生活的情況還會繼續，受害的就是大家自己。許多人可能沒有留意到這樣的報道，2019年第一季度，香港的GDP增長率僅僅爲0.5%，這一季度深圳增長率爲7.6%、上海爲5.7%、北京爲6.4%、廣州爲7.5%。香港已不斷被內地城市超越。如果沒有穩定的社會秩序，社會經濟發展難以爲繼，難道允許香港沉淪下去嗎？

英國著名學者馬丁・雅克日前接受採訪時表示，香港在上世紀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有很好發展，是極大地受益於內地的改革開放政策。香港現在要擺脫困境繼續發展，就需要在「一國兩制」基礎上擁抱內地，將自己融入國家的整體規劃中。旁觀者清，那些「仇中」、「反中」的反對派已成爲香港發展的根本阻力，他們只有破壞力，沒有建設力，是必然要被淘汰的。

同時，筆者也認爲，香港有祖國作爲堅強的後盾，是翻不了天的。反對派走極端的破壞行動，一定會受到報應的。筆者希望特首重新振作起來，更應當從這次事件中汲取教訓，建設好自己的管治團隊，繼續砥礪前行！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孤臣孽子的奪權野心暴露無遺

焦點關注

陳光南

32名港英時期的高官和政客發表聯署聲明，全盤否定修例，並提出三大要求：第一是要求行政長官「撤回修例」；第二是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第三是要求收回暴動定性。更有人抹黑林鄭說：「初心是錯的。政府的建議修訂把大陸和香港之間的牆也拆了」云云。這三個箭頭，最終目的就是要把林鄭月娥趕下台，進行奪權。

聯署完全配合美國亂港

32名孤臣孽子聯署的時機，和美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出籠時機高度配合。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主席麥戈文、共和黨參議員魯比奧和衆議員史密斯，提出新版「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設下香港特別行政區要在2020年實行普選立法會的時限，更要求普選特首，並威脅要制裁特區官員、撤銷香港的特別待遇。

32名孤臣孽子此舉是爲了做香港的特洛伊木馬，煽動香港民衆繼續衝擊和「佔領」金鐘，把對抗的火焰繼續點燃更旺。美國則在後面敲響戰鼓，給香港反對派壯膽，露骨地干涉香港政制發展，加強煽動暴力行動的力度。

警務處處長已經講得很清楚，將大多數參與6月12日和平示威的市民，與當日用鐵支、長矛、磚頭攻擊警察防線的少數暴徒，應嚴格區分開來。32名孤臣孽子則是將兩者混淆在一起，爲暴徒辯護，要律政司不要起訴暴徒，這完全是妨礙司法公正。

他們都做過大官、參加過行政會議、也有立法會前議員，理應對香港法律非常熟悉。根據《公安條例》規定，凡有3人或多於3人集結在一起，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爲或作出帶有威嚇性、侮辱性或挑撥性的行爲，意圖導致或相當可能導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如此集結的人會破壞社會安寧，或害怕他們會藉以上的行爲激使其他人破壞社會安寧，他們即屬非法集結。如任何參與憑藉非法集結的集結的人破壞社會安寧，該集結即屬暴動，而集結的人即屬集結暴動。

香港和英國法院已有大量相關案例。現在警方拘捕的32人中，僅5人涉暴動罪，爲什麼32名孤臣孽子對警方的處理犯罪者的具體行動提出了否定，爲什麼要爲暴動行爲提供保護傘？他們的圖謀是非常清晰的，企圖以此告訴香港青少年，即使做出攻擊警察的暴徒行爲，也不會列爲犯罪，美英勢力都會爲他們撐腰和提供保護。香港越亂越好，香港的對抗不要停下來，還要升高溫度，直到美英勢力奪取政權爲止。這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接近22年以來，最複雜、最尖銳的保衛政權鬥爭。

當前香港的亂局和2003年的形勢相比，有三個不同之處：

第一，當時沒有外國勢力公開爲反對派撐腰發表67次威脅性的聲明；

第二，當時的孤臣孽子不敢公開簽署聲明，企圖奪權和破壞社會秩序；

第三，當時香港的電子媒體不敢公開鼓勵對抗運動，把佔領者宣傳爲「大英雄」，全面倒政府，更加沒有抹黑警察。現在的情況是，美英在港的「戰略盟友」全面浮上水面，公開支持暴動，公開反對警察嚴格執法，維護香港安寧。

32名孤臣孽子的聯署聲明，和反對派提出的五項要求基本上是一致，就是特首宣布暫緩《逃犯條例》修訂後仍「不收貨」，他們大力支持「民陣」和「香港衆志」提出的要求，繼續維持一種奪權的態勢。

回歸前，32名孤臣孽子對任何使用暴力行爲都主張鎮壓，「維護法律與秩序」不離口；美英警方對佔領華爾街和佔領倫敦都採取鎮壓行動。現在這些人採取雙重標準，目的只有一個，他們要在香港點燃「顏色革命」的怒火，把歷史拉回港英時期，讓親美英的勢力掌權，讓香港成爲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

為美國干預香港開缺口

32名孤臣孽子認爲，日本大阪舉行G20峰會後日揭幕，只要港英時期的高官發表聲明，就可以製造機會、提供炮彈給美國總統特朗普，向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所謂香港人權和民主問題，要把暴動說成是和平示威，爲外國干涉中國和香港特區內部事務的製造先例、打破缺口。他們用行動證明，自己完全是爲美英效勞，甘願做賣國賣港的行動。這是痴心妄想，中央官員已表明，國家主席習近平絕對不會與特朗普討論香港問題。

32名孤臣孽子是否知道：警察盡忠職守，執行香港法律，維護香港的法治和社會安寧，是保障香港繁榮和穩定的重要保障，抹黑香港警察，抹黑維護法律的行爲，對干犯暴動行爲者居然不准拘捕、不准起訴，這等於是點了警隊的大穴、廢了警察的武功，任由暴徒統治香港，讓白色恐怖繼續嚇唬港人不能爲支持林鄭和警隊發聲，香港七百萬人怎麼能有安居樂業的環境？

現在是謠言排山倒海鋪天蓋地壓向香港的時代，美英勢力主導互聯網輿論，他們的「戰略盟友」控制了香港的媒體，明明是6月12日立法會大樓外發生暴動，他們說成是和平示威；明明是香港法律允許警察在醫院調查犯罪分子，並且拘捕疑犯，犯罪者不能以保障私隱爲理由，保護他們的犯罪行爲。這一點連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黃繼兒也指出，執法機構查案若有足夠理據向醫院索取資料，院方不能以私隱作爲擋箭牌。但是，反對派卻顚倒黑白，居然說警方無權在醫院調查犯罪行爲。電視台和網絡排山倒海宣傳，變黑爲白，顚倒是非。32名孤臣孽子加入了這個顚倒黑白的行列，只能說明他們已經出賣了靈魂，再沒有正常人的良心了。

資深評論員

令教會蒙羞的稅局堵塞者

議事論事

李偉雄

《逃犯條例》修訂爭議引發連串示威衝突，逾百名示威者前往灣仔稅務大樓和入境事務大樓發起「接放工」行動，其間示威者再度堵塞政府大樓、用雨傘閂住玻璃門及阻擋升降機關門等，並與市民發生推撞。有市民稱上星期已遭同樣行動影響而要求讓路，惟示威者未有放行，並以「唱聖詩」回應，向市民展示其「基督徒」的身份。他們的擾民行爲如此可恥，並且最少犯下「七宗罪」中的傲慢、憤怒、怠惰、貪婪四罪，實在是令教會及信仰蒙羞。

這批「基督徒」甚至代表上帝的角色發言，提出每個搗亂行動都會影響人，如果沒有影響就不會有成果，言下之意，他們將其所犯之一切惡行合理化。這群「基督徒」行爲越趨激進及恐怖，專以搗亂爲己任，情況眞的令每位愛護香港的人十分擔憂。他們冒基督之名干犯惡行，一方面是由於極端的個人主義，另一方面是因爲神職人員的縱容。

每個人當然都有權利去決定如何表達，這是自由和人權的可貴之處，而前提是不應會對別人的生活構成騷擾。但這群「基督徒」肯定是濫用了自由，以堵塞政府大樓爲樂，對別人及信仰構成了嚴重的傷害。他們沒有意識到人權問題的背後其實牽涉着一些約定性或制度性的因素。由於沒有意識到這個關鍵，有些人就表現得像是上帝的代言人。他們的惡行，可謂毫不尊重別人、法律制度、社會期望。若人人皆以這種損人利己的手段處事，表面上是在實踐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可惜的是整個社會將失去了更寶貴的價值——尊重和責任。這些「基督徒」以自我爲中心，個人行爲越來越變得激進，完全缺少了對他人及社會的關心。

有教會縱容教徒惡行

此外，教會神職人員對這些「基督徒」惡行的包容，是加劇街頭暴力文化的另一個重要因素。當有人需要你的幫助，或需要人出面反對、表示不服從、檢舉某些惡行時，不做任何事也可以是種錯誤。任何一位有良知的神職人員眼見近日「基督徒」接二連三地干犯暴行，都應挺身而出，爲社會和信仰而阻止這些敗德行爲。他們最終在惡行發生後沉默不語，令信仰中的是非界限變得模糊。他們不敢向惡行挑戰，導致這些犯錯的「基督徒」有恃無恐，持續猖獗地搗亂社會秩序。

本地某些信仰團體正在形成行惡的溫床。部分信徒濫用自由，搗亂社會秩序，干擾別人的日常生活。在媒體所見，他們在擾民行爲方面表現十分投入，樂在其中。而神職人員對惡行的「姑息」，反過來又促進了更多的激進行爲。期望終有一天，這批神職人員們能憑着良心，一同指責及阻止這些「基督徒」惡行持續發生，因爲他們不但侮辱了教會，更令至整個信仰蒙羞。

G20中俄印元首會反制美貿戰

外交關係

尹樹廣

G20大阪峰會本月28、29日舉行，全球聚焦「習特會」能否爲中美貿易戰降溫，能否爲兩國最終簽訂貿易協議奠定政治基礎。筆者認爲，G20期間「套開」的中國、俄羅斯和印度三邊首腦會晤同樣值得關注。面對特朗普當局對全球主要交易夥伴大搞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和「極限施壓」，中俄印共同利益明顯增多，「三角關係」聯動日趨活躍，有利於三國攜手反制美國發動的貿易戰，加強談判地位，完善全球治理模式。

幾百年來，俄羅斯一直是歐洲強國和世界大國，遂形成歐洲與亞洲兼顧的「雙頭鷹」外交戰略。早在1998年，時任俄國總理普里馬科夫便首次提出建立俄印中「三角戰略關係」倡議。普氏曾做過俄羅斯對外情報局局長和外交部長等職位，倡議反映出他對美國「一超獨霸」局面的獨特思考和對策，反映出俄國政治家深刻的戰略思維和他的個人智慧。此後，中俄印外長舉行過16次三邊會晤並機制化；該機制更於2006年「轉型升級」，俄國總統普京藉G8東道主之機，邀請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和時任印度總理辛格舉行首次中俄印三邊首腦會晤。

遺憾的是，由於中印邊界問題和兩國政治互信不足兩大原因，三邊首腦會晤並未實現機制化。但是，當前美方肆意踐踏國際規則和雙邊協定，對三國同時大打貿易戰和制裁戰，爲後者「抱團取暖」、協同對美提供了強勁的動力。

可以預料，習近平主席、普京總統和莫迪總理三方會談具有重要現實意義，極可能在反制美國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維護現存國際秩序等重大全球議題上達成共識，亦不排除三國借用G20、上合組織等多邊國際合作平台，開啓中俄印元首三邊會晤機制化新時代。這對美方推行圍堵中國的「印太戰略」絕不是什麼好消息。

縱觀近現代國際關係發展史不難看出，大國因應各自和相關力量對比的消長，會以各自國家根本利益爲基礎，同時受最高領導人個性和民意取態等因素影響，彼此間的「三角關係」因時而動，調整變化。冷戰後，美國霸權主義政策正是催生中俄印「三角關係」萌生、建立和發展的最大原因。在當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形勢下，在歐亞地區悄然興起越來越多的非歐美主導的「三邊機制」，也就不足爲怪了。

目前，除中俄印外長三邊機制外，還有中蒙俄元首三邊會晤機制，每年都會藉上合組織峰會期間舉行。這一機制不僅徹底打掉了美國試圖在中俄毗鄰地區打「楔子」、拉蒙古「入夥」的戰略企圖，也有利於消除中俄圍繞蒙古可能產生的間隙甚至潛在衝突。

此外，中國、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現有的三邊工作機制，三方就推進阿富汗政府與塔利班實現和解，推進國家重建做出了建議性努力。衆所周知，中日韓以建立三國自貿區爲目標的三邊機制一直行之有效，發展前景可觀。

可以看出，上述三邊會晤機制已具備討論和協調地區性、全球性迫切議程的能力，涵蓋了諸如安全、政治、反恐、經貿合作等諸多領域，發展前景廣闊。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特約理事